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三十八
九八

少詹事_臣曹城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三十八

列傳十六

鑲白旗漢軍李鐸撰

齊諸臣傳

弦章

弦章者事景公公飲酒七日夜不止章諫曰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嬰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

其死嬰曰幸矣章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

公遂廢酒

晏子

公伐宋至于歧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敵久處于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強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晏嬰没十有七年

史記世家晏子卒後十

年而景公薨此云十七年誤

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

太息播弓矢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未嘗聞吾過今
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章對曰此諸臣之不
肖也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
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君其猶有諂
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適海入入
魚公以五十乘賜章魚乘塞塗章撫其御之手曰曩
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晏子辭賞以正君諸臣
諂諛以干利今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

欲也固辭不受

說苑

逢於何

逢於何齊人也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嬰于途再拜乎馬前嬰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嬰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吾將左手擁格右手相心立餓槁枯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嬰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

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曰
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
君宮室節臺榭儉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今君侈
為宮室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
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
君之行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
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
曰諾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哀去經布衣滕

履玄冠此武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晏子

又作盆成括事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結采罔相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以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齊君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曰見疑于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騷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聞之養及親者身佞

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令其友操劔奉
笥而從造于君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
必侵見國之侵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
其友曰盛吾頭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
以託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
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自追晏子請而反之
晏子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
亦愈不知士甚矣 按晏子無見疑出奔事蓋假侯

嬴而傳會者

栢常騫

栢常騫者周之賤史也去周之齊見晏嬰曰騫不量其
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
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嬰曰善哉問嬰聞
之執二法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
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敵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
重不為進從輕不為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

而弗尋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

晏子家語
作見孔子

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騫曰臺成君何為不通公曰然
梟昔者鳴吾惡之是以不通焉騫曰臣請襍而去之明
日梟當陞布翼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
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
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子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
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騫出遭晏嬰于塗拜馬前曰騫
今且大祭為君請壽嬰曰嘻亦善矣能為君請壽也然

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嬰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

說苑

晏子景公問大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晏子不對出見大卜曰昔吾見鈎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大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之死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大卜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

公為大鐘仲尼晏嬰及騫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名
三子問之仲尼曰鐘大縣下其氣不得下薄是以曰將
毀嬰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騫曰今日庚甲雷日也

陰莫勝于雷是以曰將毀

晏子初學
記引今本無

論日記云白受采易曰白賁无咎使國無晏子章雖賢
安所受厥采哉逢於何事同季武子然聞蓄憂蓄哀之
論而不許焉亦無人心甚矣

逆臣傳 公孫無知

公孫無知者夷仲年之子也仲年為僖公同母弟生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及襄公立絀之無知怨公使大夫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公自貝邱反遂弑之立無知無知虐于雍廩齊大夫明年雍廩殺無知左傳

邴歆 閭職

邴歆閭職皆齊人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

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

職駢乘懿公四年文十八年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

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

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

諸竹中歸舍爵而行示無所畏國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左傳

崔杼 崔成 崔彊 崔明

崔杼者齊大夫武子也有寵于惠公惠公十年宣十年公

薨高固國佐畏其偪也逐之杼奔衛靈公八年

成十七年高

國得罪高弱以盧叛公使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

圍盧盧降十年

襄元年

杼會東諸侯之師侵楚隳夷及陳

十一年

襄二年

杼會于戚城虎牢以偪鄭十八年

襄九年

杼

從諸侯圍鄭鄭人行成十二月盟于戲二十三年

襄十四年

杼會于向夏四月會伐秦二十八年

襄十九年

公使高厚傅

公子牙以為大子而東大子光及公疾杼微逆光而立

之是為莊公靈公薨杼殺高厚而兼其室莊公四年

襄二年

十三年 公伐衛將遂伐晉晏嬰諫不聽杼諫曰不可臣聞

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言晉有樂盈之禍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

圖之弗聽遂伐晉取朝歌五年襄二十四年公聞將有晉師

使陳無宇從遂啟彊楚大夫如楚乞師杼帥師送之遂伐

莒侵介根六年襄二十五年杼帥師伐魯北鄙師徒歸空歸也

棠姜者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娣也東郭偃臣于杼棠

公死偃御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

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弗聽遂取之公通

焉驟如崔氏以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

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

因是而怒

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

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

近之乃為杼間公夏五月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杼稱

疾不視事公問杼從姜氏姜入于室與杼自側戶出公

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

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

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羣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

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
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杼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
里四翼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會晉伐我以報朝歌
之役杼以莊公說與晉成初衛獻公奔我及是晉使逆
之杼止其帑以求五鹿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娶東郭
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
氏崔成有疾而廢之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崔氏邑杼許之偃
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

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
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
之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
成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杼怒而出其衆皆
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
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
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

其妻縊

妻東郭姜

嬖復命于杼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

縊崔明夜辟諸大墓遂奔魯後樂高氏討慶氏慶封亡

乃求崔杼之尸得之改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杼

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左傳

慶克 慶封 慶佐 慶舍

慶封字子家又曰季其弟曰慶佐皆慶克之子也慶克

通于聲孟子

靈公母

國佐謫之夫人怒譖之靈公靈公八

年

成十七年

別鮑牽而逐高無咎高弱

無咎子

以盧叛公使克

圍廬適國佐從諸侯圍鄭歸遂如廬殺克明年殺國佐及其子國勝而以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二十八年

襄十年崔杼立莊公執公子牙夙沙衛以高唐叛封圍之

弗克十一月公自克之醢衛莊公二年襄二十一年使佐為

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六年襄二十五年崔杼弑

莊公立景公而相之封為左相為晉伐我我以莊公說

使隰鉏請成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平公以宗器樂器

自六正三軍之六卿及處守者皆有賂晉許之景公二年襄二

十七年 公使封如魯聘晉楚弭兵秋七月封及諸侯之大

夫盟于宋九月崔氏亂封殺之于是封獨當國封好田

而肴酒與其子慶舍政以其內寔遷于盧蒲癸氏易內

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封反諸亡人盧蒲癸王何皆嬖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謀攻慶氏三年襄二

年冬十月封田于萊陳湏無託妻疾名陳無宇歸慶嗣

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封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

封弗聽亦無悛志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嗣字子息

封之族也十一月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麻嬰為尸

慶集

反結

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

公宮陳氏鮑氏之國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

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

之甲公孫蠆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舍王何以戈

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

死遂殺慶繩

即慶

麻嬰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

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

里名

請戰弗許遂

奔魯既而我讓魯封奔吳吳勾餘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其舊也十年

昭四年

楚靈王伐吳圍朱方克之

殺封而盡滅其族

左傳

陳乞

陳瓘附

鮑牧

陳乞者陳僖子景公五十七年

哀四年

范中行氏以邯鄲

叛晉乞及殫施救范氏圍晉五鹿五十八年

哀五年

景公

薨國夏高張立安孺子荼羣公子奔衛公子陽生及鉏

奔魯悼公元年

哀六年

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駢乘所從

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偈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六月乞及鮑牧與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戰于莊敗高國國夏高張及弦施奔魯弦施字多高國之

黨也八月乞使召陽生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乞使子
士之母養之冬十月立之是為悼公乞使胡姬景公妾以

荼如賴去鬻如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瀆之

邱

王甲江說王豹並景公嬖臣荼之黨

公使朱毛

齊大夫

告于乞曰微子則

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賈君二多難敢

布諸大夫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

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其亦能容羣

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

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乞遂弒荼

左傳

公羊景公請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
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
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
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
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

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甕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五年

哀十年

乞卒諡曰僖子瓘恒瓘字子玉恒之兄也為

齊大夫簡公元年

哀十年

我伐魯戰于郊魯右師奔我從

之瓘及陳莊涉泗

莊亦齊大夫

會魯左師入我軍我不能師

宵遁平公元年

十五年

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

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

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

惡焉瓘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三年

十七年

晉趙鞅

圍衛瓘及國觀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瓘使服而見之

曰國子寔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

何辱趙鞅乃還

左傳

恒兄弟又有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

茲芒子盈惠子得人

杜預注

鮑牧者國之孫速事景公景公薨子安孺子荼立羣公子

出奔悼公元年

哀六年

陳乞使召公子陽生十月丁卯立之

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差車主車之官

曰此誰之命也

陳乞曰受命于鮑子遂誣牧曰子之命也牧曰女忘君之

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

而背之也

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

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否不唯子是從廢

興無以亂則所願也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陽生立是

為悼公殺荼于野幕之下二年_{哀八年}牧帥師伐魯取謹及

闡秋九月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_{有馬千乘使為}

也君公子愬之公謂牧曰或諧之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

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

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_{麋東縛也}遂殺之_{左傳}

陳恒

_{成子}

_{闡止}
陳豹

_{諸御鞅}
東郭賈附

陳逆

陳恒者乞之子成子也初相悼公悼公被弒子簡公壬

立闕止者

史作監止

字子我初陳乞召悼公于魯也闕止知

之先待諸外悼公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

壬簡公名

故闕

止有寵焉及簡公即位使為政

史記田常與監止為左右相于是田常復修釐子之

政以大斗出貨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

乎田成子

恒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

齊大夫索隱御官鞅名田氏之族

言于公曰

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闕止夕陳逆

陳氏宗

殺人

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

潘米汁可
以沐頭

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陳逆于是闕止盟

諸陳于陳宗初陳豹

亦陳氏宗

欲為闕止臣使公孫言己已

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

目望
賜

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闕

止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

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

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恒陳逆曰彼得

君弗先必禍子逆舍于公宮簡公四年

哀十四年

夏五月恒

兄弟四乘如公闕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

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恒遷諸寢公執戈

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恒出舍于庫

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劍曰需事之賊也

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

說苑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曰君死不死

君亡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曰未死去死未
亡去亡有何死亡矣韓非子鵠夷子皮事田成子田
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鵠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
皮曰子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
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
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
以越道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
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

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
旅之人待之甚敬孔叢子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
封己乃樹鵠夷子皮于田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為
信己也 按田常無走燕事而樹人之說亦謬

闕止歸屬徒攻闈

宮中
小門

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

闕止失道于弇中適豐邱

陳氏
邑

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

郭闕且將殺東郭賈東郭賈者闕止臣所謂大陸子方也陳
逆請而免之賈矯公命取車于道及矜衆知而逐之賈遂

東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衛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六月恒弑

簡公立其弟騫是為平公

左傳

韓非子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面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諺曰知淵中魚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戒示

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韓非子田成子遊于海而樂之今日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有圖國者何田成子曰寡人布令言歸者死今子犯之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說苑作齊景公事列子田氏祖于庭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

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我與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相制人可取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嚼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呂氏春秋田成子所以得國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成子患之完子請逆越師請必戰戰必敗敗請必死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

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子
觀之國已懼矣今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
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于國以臣觀之國必安
矣完子行成子泣而遣之

恒既殺簡公恐諸侯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
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
定恒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
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恒恒于是盡

誅鮑晏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

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

史記

十三年

哀二十七年

晉荀瑶伐鄭鄭駟弘請救于齊齊救鄭

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國參

鄭子產

曰

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恒

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荀瑶聞之乃

還使謂恒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

若刮本之顛瑤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

其能久乎

左傳

恒卒謚曰成

論曰天禍淫人寢戈之傷差後疾藜而已陳乞救孫升
木不已初柄弑君繼用盜國嘻使晏子唯禮之議不移
陳宗雖橫如姜氏何

嬖臣傳 賢刁 開方 雍巫

豎貂者寺人貂

諸本並作刁

雍巫即易牙開方衛公子

一作啟方

並桓公之嬖也桓公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外嬖

貂桓公二十八年

僖二年

貂漏師

漏洩軍事也

于多魚始貴寵

用事雍巫善烹飪有寵于衛共姬因貂以薦羞于公

左傳

淮南子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若

之矣孟子疏引左傳云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

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

為公主味烹其子以進之亦有寵開方事公十五年父

死而不敢歸哭故亦有寵

呂氏春秋

管子衛國之教危傳以利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

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于衛

管夷吾寢疾公往問之夷吾曰易牙子之不愛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又曰豎貂身之不愛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又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大子而臣事君是所願得于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

公曰諾

管子

韓非子史記畧同呂氏春秋管仲有疾公往問之曰仲父將何以教寡人曰齊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

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對
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諾
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官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
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皆名而反明年公病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一婦人踰垣入公求食飲
婦人曰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
不通人無所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

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死者有知
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 此桓

公死與諸說異

夷吾死五公子皆求立四十三年

僖十七年

冬十月桓公薨

雍巫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

衛共

姬子孝公奔宋明年宋伐我我殺無虧將立孝公四公子

之徒與宋人戰宋敗之羣公子奔楚卒立孝公而還孝

公九年

僖二十六年

魯以楚師伐我寘公子雍于穀雍巫奉

之以為魯援

左傳

豎貂開方莫知其所終

夙沙衛

夙沙衛者齊寺人靈公嬖之靈公十一年

襄二

公伐萊

萊人使正輿子賂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二十

七年

襄十

晉會魯伐我公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

里

千防門作塹
橫廣一里

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已而我師

夜遁衛連大軍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

之辱也乃代之衛恨之殺馬于隘以塞道綽最遂被獲

公立公子牙而東太子光也使高厚傅牙衛為少傅二

十八年

襄十年

公疾崔杼微逆光夏五月公薨光即位是

為莊公公執公子牙以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慶封圍

高唐弗克冬十一月公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

工儻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左傳

盧蒲就魁

盧蒲癸

盧蒲嫫

盧蒲就魁者頃公之嬖人頃公十年

成二年

公伐魯北鄙

圍龍就魁門焉

攻龍門也

龍人囚之公曰勿殺吾與而盟無

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公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莊公時有盧蒲癸盧蒲癸與王何皆莊公嬖臣莊公四

年

襄二十三年

癸為貳廣右從伐晉

貳廣公副車

晏嬰崔杼諫皆

不聽六年

襄二十五年

崔杼弑莊公癸奔晉王何奔莒景公

三年

襄二十八年

崔杼既死慶封當國使諸亡人得賊者以

告而反之故反癸癸臣慶舍有寵以女妻之是為盧蒲

姜慶舍之士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

慶氏盧蒲氏皆姜姓

曰

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

癸又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癸

與何欲謀慶氏報莊公思有以怒諸大夫公膳

卿大夫之膳食

日雙鷄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

洎

肉汁也

饋公孫竈公孫薑果怒有盧蒲嫫者慶封屬大

夫崔氏之謀亂也慶封告盧蒲嫫嫫曰彼君之讎也

君謂

莊公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

厚也遂滅崔氏及是慶封又告盧蒲嬰嬰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又將謀竈與薑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盧蒲姜

即慶舍女妻癸者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

曰夫子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嘗

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

者遂如公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殺慶舍于廟而釋救也盧

蒲嬰于北竟慶封奔魯九年昭三公田于莒盧蒲嬰見

泣且請曰予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
歸而告之公孫蠆欲復之公孫竈不可曰彼其髮短而
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乃放廬蒲嬰于北燕左傳

梁邱據

裔款附

梁邱據字子猶景公之嬖大夫景公二十六年昭二

十年公

疥

疥當作疥

遂疔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言

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

固史嚚以辭賔公說告晏嬰嬰諫乃止裔款亦嬖大夫

也三十二年

昭二十六年

公將納魯昭公命無受魯貨申豐

女賈

並季氏臣

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我師謂據之人高

齮

據家臣

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據

據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

言以百兩為數布陳之

以道之

不通先入幣財據受之言于公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

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請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公從之昭公不果入

左傳

說苑景公飲酒移于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

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
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邱據之家前驅報閭
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 按穰苴閔王時人說苑葢誤

據死公召晏嬰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其葬大

其壘嬰曰敢問據之忠與愛君可得聞乎公曰吾喜于
玩好有司未能具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每風

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

子晏

論曰螟螣之細敗稼有餘蝮蟲之柔蝕木有餘細容柔
入寧有極乎跡桓之德優于景而亂顧甚之蓋管仲前
嬖死而晏子後據殂蝮有淺深之故與

夫人傳 共姬 徐嬴 蔡姬 衛共姬 少衛

姬 鄭姬 葛嬴 密姬 宋華子

桓公夫人

共姬者王姬也桓公夫人桓公三年

莊十年

冬歸于齊無

子甕諡曰共徐嬴蔡姬並桓公夫人二十九年

僖三年

公

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

未絕也蔡嫁之蔡姬與徐嬴皆無子長衛姬少衛姬鄭

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並桓公嬖妾長衛姬生無虧少衛

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

公商人宋華子生雍

左傳

長衛姬卒亦諡曰共

呂氏春秋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
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
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
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公
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
之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是以
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
侯笑矣。謀衛事傳無之

蕭同叔子

惠公夫人

卷三十八

蕭同叔子惠公夫人

蕭國同姓叔子字公毅並作姪子

生頃公頃公七

年

宣十七年

晉卻克與魯臧孫許同時聘于我蕭同叔子踊

于楛而闕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

者迓眇者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公

使國佐如師卻克欲以蕭同叔子為質國佐曰蕭同叔

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

楛而去之卻克許之與之盟

公羊

穀梁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
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
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

聲孟子

聲孟子宋女頃公夫人靈公之母也魯叔孫僑如奔我
孟子通之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懼得罪奔衛又通于
慶克克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國佐謫克孟子怒
譖之高國皆得罪左傳

堯謚曰聲

顏懿姬

駸聲姬

穆孟姬

靈公母

仲子

戎子

顏懿姬駸聲姬並魯女靈公娶懿姬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又諸妾仲子戎子並宋女戎子嬖

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公許之仲子曰

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

間廁于諸侯之列事難成也

光之立也列

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不聽遂東大子光公疾崔杼逆光立之光

殺戎子尸諸朝公薨莊公即位執公子牙

左傳

顏姬薨謚曰懿駿姬薨謚曰聲

穆孟姬魯叔孫僑如之女也僑如奔齊叔孫還

齊羣公子納

其女于靈公公嬖之生公子杼曰莊公被弒崔杼立之

是為景公公景公十六年

昭十年

陳無宇伐樂高氏樂施高

彊奔魯公與無宇莒之旁邑無宇辭孟姬為之請高唐

陳氏始大

左傳

孟姬薨謚曰穆

天人重

燕姬

景公夫人

鬻姒

胡姬

嬰子

夫人重者魯公子愁之女景公夫人燕姬者亦景公夫
人生子不成而死鬻姒胡姬者並景公妾鬻姒生安孺
子荼公嬖之立荼及公薨陳乞立悼公陽生使胡姬以
安孺子如賴去鬻姒而殺荼後二年或譖胡姬曰安孺

子之黨也悼公殺胡姬

左傳

嬰子者景公之嬖妾也翟王子羨干公以重駕

重平聲
蓋一車

十六公觀之而不說嬰子說之請厚祿之公許諾晏嬰
馬也

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欲祿之以萬鍾
嬰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遂不觀
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許其請則是
婦人為制也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戒夫駕八固非
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公曰善遂不復
觀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
不聽晏嬰入復曰有術客與醫聞嬰子死願請治之公
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嬰曰客之道也又良醫也請嘗

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詎嬰令棺人入殮已殮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矣以聞公不說嬰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僂尸息而不收謂之陳腐反明王之性而內嬖妾于僂腐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

為之

嬰子

季姬悼公夫人

季姬者魯季孫肥之妹悼公之在魯也肥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魴侯

肥叔父

通焉姬言其情弗敢與也公怒伐魯

取謹及闡秋及魯平使閭邱明逆季姬以歸冬歸謹及

闡于魯姬嬖故也

左傳

列女傳 銳司徒女 杞梁妻 傷槐女婿附

辟司徒妻者銳司徒之女也

辟司徒主壘壁者銳司徒主銳兵者

頃公十

年成二晉敗我師于鞏公自徐闕入辟女子

使辟君也

女子

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公以為有禮問之辟司徒之妻也

子之石窆杞殖字梁華還字周並齊大夫莊公四年

襄二

十三年公還自晉遂襲莒門于且于明日將復戰期于壽

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

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賄之使無死

使無致死戰

曰請有盟

華還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殖莒人行

成公歸遇杞殖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公弔諸其室

左傳

說苑齊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不與歸而不食其母曰生而有義死而有名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車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是無勇

也臨敵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遂進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臨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無勇乎何哭也華舟曰是其勇與我同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鷄鳴而期日中妄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遂進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

哭城為之池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枕其夫之屍城下而哭十日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遂赴淄水而死古今注杞梁妻杞殖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殖戰死妻抗聲長歌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琴操以為其妻援琴作歌列女傳傷槐女名婧衍之女也景公有愛槐使人守之衍醉而傷槐公拘之且加罪焉婧乃造晏嬰之門曰妾父行幸得充城郭為公民以風雨不時禱祠于名山不

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今固當死妾聞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所以請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卒大雨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犯令者死殺靖之父孤靖之母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嬰明日朝謂公公曰寡人謹受命晏子辭繁而事同 按宋景公後齊景公而即世不當云昔者說誤

尚史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三十九

列傳十七

鑲白旗漢軍李錯撰

晉諸臣傳

師服

師服者晉大夫事穆侯穆侯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

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卒子文侯仇立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危不自安封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甸服之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大夫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

不克晉立孝侯平至桓叔孫武公弑晉侯緡卒并翼云

左傳

狐突 突子毛 偃 毛子溱 偃子射姑 先

友 梁餘子養 罕夷 先丹木 狐鞠居附

狐突者晉同姓唐叔子後大戎伯行也為重耳外祖父

事獻公獻公十七年閏二年冬十二月公使申生伐臯落

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

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

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

復何為君有心矣先母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
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突欲行羊
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
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
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
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左傳

國語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

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韓非子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不聽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突杜門不出

國語

申生卒以讒死二十六年

僖九年

獻公薨明年惠公夷吾

即位公改葬共太子秋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

謂其烝賈姬不納羣公子

余得請於帝矣將以

晉昇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
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
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
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信

五年秦敗晉
於韓獲惠公

惠公十四年

信二十
三年

薨懷公子圉即位命

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
秦弗召冬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
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之今臣之子名在重耳

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

命矣乃殺之

左傳

說苑太子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說誤

狐毛突之子也驪姬之亂也毛從重耳亡歷二十餘年及重耳復國是為文公使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

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毛將上軍而偃

佐之

國語

文公五年

僖二十八年

楚圍宋宋告急晉晉救之我師陳於

城濮毛設二旆而偽退楚師馳之先軫以中軍橫擊之

毛及偃以上軍夾攻之遂敗楚師毛卒子漆為溫大夫

左傳

狐偃字子犯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初從重耳出亡及柘
谷卜適齊楚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

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
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
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
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

獻公二十六年

傷九年

薨里克既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

大夫告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

入乎吾請為子鉢

尊也

重耳告偃偃曰不可夫望樹在始

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

以尊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
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者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
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尊民民不我尊誰長重耳曰
非喪誰伐非亂誰納我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
大亂之剋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
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
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
且辱大夫敢辭呂甥卻稱亦使蒲城午

大夫告夷吾于梁

曰子厚賂秦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冀芮曰非亂
何入非危何安唯其索之夷吾出見使者再拜許諾且
使請君於秦秦使公子繫弔重耳于翟曰得國常於喪
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
偃偃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
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
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重耳身
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

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弔夷吾於梁如弔
重耳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重賂配德無愛財
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曰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
社稷何國之與有且入河外列城五秦遂置夷吾是為
惠公重耳在翟十二年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
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
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箸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

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
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哀而思始
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
矣

邇也

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

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偃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

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歲在壽星及鶉尾其

有此土乎天已命矣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

以日

戊申戊土也申
中廣土地也

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

有馬二十乘

符子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
布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顧咎犯曰此蟲也而猶
後其智執豸以食之况乎人之智而不能廓網布繩
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乎咎犯曰公子
慎勿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桓公卒孝公立偃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公子之安齊
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

遂偃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偃走且對
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
公子無亦晉之柔嘉足以甘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遂
行過衛厯曹宋鄭遂如楚楚王享之九獻庭實旅百

周禮上公出入所享饗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管醢醢
百有二十鬯禾二十車芻薪倍禾

公子欲辭偃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
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于是子圉自秦逃歸秦國召

公子于楚惠公十四年

僖二十三年

十月公薨懷公子圍立

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偃授公子璧曰臣從君還軫巡于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

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木

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于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撻擻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二月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郟公子遂入立是為文公

而殺懷公于高梁

國語

襄王避大叔帶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二年

僖二十五年

秦

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

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三月我

師逆王殺大叔帶于溫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

于是始啓南陽四年

僖二十七年

楚圍宋宋告急晉偃曰楚

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五年

僖二十八年

公圍曹入之分

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曰
無從晉師得臣不可從我師我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
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偃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
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
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
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
衆欲止得臣不可楚師背鄆而舍公患之聽輿人之誦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偃曰戰也戰而

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豎其腦豎也是以懼偃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四月遂敗楚師于城濮

說苑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燬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燬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

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則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六年

僖二十九年

偃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尋

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七年

僖三十年

偃從公及秦伯圍鄭秦

伯與鄭盟而還偃請擊之公不許亦罷去明年偃卒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偃曰

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三日糧盡而退退而

原降事在二十五年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偃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

主爵秩之官

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說苑文公問政于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

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

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此

之謂也又曰文公問于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
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耶對曰君問
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
臣之過薦之于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
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
子也

偃子曰狐射姑食采于賈又曰賈季晉初作三軍後蒐
于清原作五軍襄公七年

文六年

蒐于夷復舍二軍使射

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趙盾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秋八月襄公薨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盾不可使逆公子雍射姑亦使召公子樂盾殺諸郟射姑怨陽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使狐鞠居殺處父晉殺狐鞠居射姑奔狄靈公元年

文十七

年狄侵魯告于晉趙盾使因射姑問狄相鄆舒且讓之

鄆舒問于射姑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衰冬日之日也

盾夏日之日也後荀林父請復射姑曰能外事且由舊
勲卻缺曰賈季亂且罪大遂不得復云狐鞠居者亦狐
氏族是為續簡伯也

左傳

論曰獻公食蠱毒延諸子突不能定晉而賴偃以定微
狐氏晉亂其有父乎夫不教子貳忠之歸也不赴父難
孝之移也君子深悲之矣然翼龍升天羣蛇壑藏公子
及河寘璧而逃死亦壑藏之會也要而後入偃有未純
乎若夫出穀釋宋僅足致伯亦小矣哉

樂賓

子成
書子繁

成子枝

枝子盾
盾子盈

盾子書
樂

樂鈞

樂京廬

樂弗志

樂糾附

樂成者樂賓之子也賓為靖侯孫昭侯使賓傅曲沃桓叔成乃事翼之哀侯為大夫哀侯九年

桓三年

曲沃武公

伐翼獲哀侯止樂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

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臣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鬪而死

國語

謚曰共是為共叔共叔之子曰枝

欒枝共叔成之子欒貞子也事文公文公四年

僖二十七年

楚圍宋宋告急晉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命趙衰為卿衰讓于欒枝先軫使枝將下軍軫佐之既而使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明年遇楚師公退三舍次于城濮公

曰若楚惠何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亡大耻不如戰也楚得臣背鄢而舍使鬬勃請戰公使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既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以上軍退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先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楚師敗績鄭伯懼行成枝入盟

鄭伯襄公六年

文五年

枝卒

左傳

說范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公歎曰封
狐文豹何罪哉以皮為罪也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
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公曰善哉說之枝曰地
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于是裂
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謚曰貞子盾亦將下軍事靈公盾子書是為欒武子書
弒厲公見逆臣傳書子二賢鍼

樂廩書之子桓子也樂鍼廩弟也并事厲公厲公三年

成十年我伐秦卻穀御戎鍼為右敗秦師于麻隧六年成十年

六年我伐鄭廩如魯乞師鄭告于楚楚救之晉楚遇于鄆

陵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卻穀御厲公鍼為右

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樂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

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

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于淖八年成十年悼公立

以廩為公族大夫

國語廩也果敢使果敢者諗之

悼公元年

襄元年

廩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九年

襄九年

廩將下軍士魴佐之從諸侯伐鄭滕人薛人從廩門于

北門鄭請成乃盟于戲而還十三年

襄十三年

荀瑩士魴卒

公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廩辭曰臣不如韓起

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乃使趙武將上軍魏絳佐下

軍十四年

襄十四年

公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伐秦以報櫟之

後

襄十二年秦敗晉師于櫟

至于棫林而還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

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戎路

謂麇將下軍
鉞為戎右

敢不耻乎與士鞅

士鞅之子

馳秦師鉞死之士鞅反麇謂士

旬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

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請而復之平公

元年

襄十六年

麇及荀偃帥師伐楚敗楚師于湛阪遂侵方

城之外伐許而還

左傳

麇卒謚曰桓子子盈

樂盈

史記盈作逞

麇之子懷子也平公元年

襄十六年

平公以盈

及士鞅為公族大夫士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盈同

官而不相能三年

襄十年

我會諸侯伐齊入平陰盈佐魏

絳以下軍克邾遂侵濰及沂初厲娶欒祁士匄之子也

生盈厲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盈患之祁懼

其討也愬諸士匄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

即桓子厲

大夫稱主也

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

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

而已我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

鞅為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士旬畏其多士也信之六

年

襄二十一年

使盈城著

晉邑

而遂逐之秋盈出奔楚旬殺其

黨十人

其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邠豫董叔邠師申書羊舌虎叔羆皆晉大夫國語平公納大夫陽畢之

說逐樂盈與傅殊異事具陽畢傳

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

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旬無

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

其子廩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

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廩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

于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

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侯

送迎賓客之官出諸輶轅冬公會諸侯于商任錮樂氏也七年

襄二十二年盈適齊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盈猶在齊八

年襄二十三年我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車

有蔽障者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氏邑盈夜見胥午守曲沃大夫

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

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

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
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
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
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絳初盈佐魏絳于下
軍魏舒私焉故因之或告士匄曰欒氏至矣匄懼奉公
以如固宮使子鞅劫魏舒之公所有斐豹者隸也著于
丹書罪沒為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
謂匄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匄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

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豹踰隱

短

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勾

謂子鞅曰矢及君屋死之士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

樂死欒魴傷

樂魴並
樂氏族

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冬十月克盈

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

史記欒逞有罪奔齊齊莊公微遣欒逞于曲沃以兵

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

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

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

又有欒京廬欒弗忌欒糾皆欒氏族京廬見郤克傳弗忌見伯宗傳糾即卞糾悼公即位使卞糾御戎校正屬

焉使訓諸御知義

左傳

國語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攻也使為戎御

論曰曲沃奪宗共叔致命雖父子異趣實所以壹之也嗟夫哀侯者桓叔之親亦故君之子也知從也不知其待也凜乎斯言桓叔其羞聞之矣舊姓之亡欒最無罪

書植之鷹握之信矣然盈不比盱而虎羆是嬖且凱風
敝筍有微刺焉惡在其善之未及邪

先軫 子且居 且居子克 先都 先穀

先軫者晉之舊姓也

國語胥籍狐箕欒卻栢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韋昭

注十一族晉之舊姓

其先有先友先丹木並事獻公

詳狐
哭傳

軫食邑于原是為

原軫初事文公為下軍佐文公四年

僖二十
七年

楚子圍宋

宋來告急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五年

僖二十八年

春正月公伐衛取五鹿軫之謀也衛出其君以

說我三月圍曹入之會卻穀卒遂以軫將中軍宋又使

門尹般

大夫

至我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

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軫曰使宋舍我而賂

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

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楚得臣使

宛春

大夫

告于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

偃曰子玉

得臣字

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軫曰

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得臣果怒從我師既戰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遂敗

楚師于城濮九年

僖三十二年

冬十二月文公薨襄公立襄

公元年

僖三十三年

秦將襲鄭不果滅滑

姬姓國

而還軫曰秦

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
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
師其為死君乎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
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
可謂死君乎遂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文公妻襄公敵母請三帥公許之軫朝
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軫怒曰武夫力而拘
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

顧而唾公使追之不及秋八月狄伐我及箕軫曰匹夫

逞志于君而無討

謂不顧而唾

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

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左傳

子且居

先且居軫之子是為蒲城伯後受霍又為霍伯初為軍

佐敗楚師于城濮後代狐毛將上軍

國語

襄公元年

僖三十年

箕之後先軫死于狄反自箕襄公以

三命命且居將中軍二年

文元年

公既祥以衛不朝使告

于諸侯而伐衛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公朝王于溫且居及胥臣伐衛五日取戚獲孫林父三年

文二年

秦伐我且居將中軍以禦之敗秦師于彭衙冬且

居會諸侯大夫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六年

文五年

且居

卒

左傳

子克

先克且居之子也襄公薨趙盾將中軍克佐之逆公子

雍既而盾背秦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

左傳

先都者晉大夫蓋亦克之族也蒐于清原也作五軍先

都為新下軍佐

國語

及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于上軍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克又奪

蒯得田于董陰靈公三年

文九年

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

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克晉人討之殺先都五人

左傳

先穀者彘季也又曰彘子曰原穀事景公為中軍佐景

公三年

宣十二年

夏六月楚圍鄭我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

平荀林父欲還穀不可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以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不為也以中軍佐濟師遂濟楚師次于管我師在敖鄆之間鄭使如師請擊楚鄭師為承穀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他帥皆不欲唯趙同趙括曰必從彘子楚少宰如我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楚成王
穆王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

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士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
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
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穀以為諂使趙
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
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又使求成于我許之盟
有日矣魏錡魏犢之子求公族未得怒欲敗晉師請致師批戰
也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趙穿之子求卿未得
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克曰二

憾往矣弗備必敗穀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
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會曰備之善穀不可
魏錡趙旃怒楚師楚師乘之遂敗我師于邲冬十二月
穀及宋人衛人曹人盟于清邱四年宣十三年穀召狄伐我
及清冬我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殺穀盡滅其族左傳
論曰軫實善謀又獲死所晉之舊勲狐先為烈而不蒙
謚何邪穀之討于清為後而滅其族抑又何邪司寇掌
三議之法若軫之勲曾不及是乎

卻豹

子芮 芮子缺 缺子克 克子錡
缺從子犢 從孫至 卻毅 卻溱附

卻豹字叔虎亦舊姓也獻公田見翟祖國名之氛歸寢不

寐豹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

邪公辭焉出語士為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夫翟

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

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

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

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

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為以告公說乃伐翟祖豹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後非其任也豹曰既無老謀而又無

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國語

子卻芮芮悔納文公謀作亂秦伯誘殺之

見亂臣傳

卻缺芮之子即冀缺所謂卻成子也初耕于冀野胥臣使過冀見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遂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

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公以為下軍大夫襄公元年

僖三十四年

狄伐我及箕公敗之于

箕缺獲白狄子命缺為卿復與之冀七年

文六年

襄公薨

明年靈公立缺言于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

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
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
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
也若無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
乎靈公五年文十一年缺會魯叔仲彭生于承筐謀諸侯之
從于楚者六年文十二年秦伐我取羈馬使趙盾將中軍欒
盾將下軍缺將上軍禦之于河曲秦師遁七年文十三年六

卿相見于諸浮趙盾曰隨會在秦

隨會即士會晉使迎公子雍既而背之會

奔賈季在狄

賈季在狐射姑殺陽處父晉討之射姑奔狄

難日生矣若之何

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缺曰賈季亂且

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

無罪乃復隨會九年

文十五年

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

不可以怠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十四年

宣二年

靈公弒

成公即位成公六年

宣八年

趙盾卒缺為政下軍佐胥克

有蠱疾缺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七年

宣九年

成公薨景

公即位冬十月楚伐鄭缺救鄭鄭敗楚師于柳林景公

二年

宣十一年

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

赤狄潞氏最強故服

後衆

遂服于我秋公會狄于橫函是行也諸大夫欲召

狄缺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

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左傳

缺卒諡曰成子子克

卻克缺之子獻子也景公三年

宣十二年

楚伐鄭荀林父帥

師救之克代史駢佐上軍及楚師戰于岢我師敗績八

年宣十七年公使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克病

跛及登婦人笑于房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克先歸使樂京廬

克之介也

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克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是年秋

士會請老克為政十一年

成二年

齊伐魯又敗衛師魯衛

來乞師皆主克公許之七百乘克曰此城濮之賦也有

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

請八百乘許之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

厥為司馬以救魯衛及衛地韓厥將斬人克馳將救之
至則既斬之矣克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
從齊師于葦六月壬申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
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
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擇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
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
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
亦將見也癸酉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解張

御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克傷于矢血流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鄭邱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克乃左並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

之三周華不注韓厥逐齊侯及之丑父與齊侯易位使齊侯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克曰人不能以死免其君戮之不祥赦之遂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

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子以君師辱于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不許讐我必甚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歸魯汶陽之田魯公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以下

皆受一命之服克歸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士燮見勞之如卻

克對曰庚所命也

荀庚將上軍時不出燮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

克之制也

燮何力之有焉樂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十二年

成三年

克及衛孫良夫伐虜

咎如

赤狄別種

討赤狄之餘虜咎如潰冬十二月齊侯朝于

我將授玉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

未之敢任

左傳

克卒謚曰獻子子錡

錡字駒伯克之子犛是為苦成叔步揚之子克之從父

兄弟至字季步揚之孫蒲城雝居之子昭子也食邑于

溫又曰溫季並為晉大夫事厲公厲公元年成十年我以魯成

公貳于楚成公請受盟使卻犛如魯聘且蒞盟犛奪魯

施氏婦以歸秋卻至與周爭御田御溫別邑王命劉康公單

襄公訟諸公公使至勿敢爭冬秦晉為成秦使史顛盟

公于河東公使犛盟秦伯于河西二年成十年卻至如楚

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公子側相為地室而縣焉至將登
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側曰日云莫矣寡君湏矣吾子
其入矣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
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
用樂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
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
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

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
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
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忘爭尋常
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牙爪故詩曰赳
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
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
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三年成十年公將伐秦
使卻錡如魯乞師將事不敬仲孫蔑曰卻氏其亡乎夏

五月錡為上軍佐至為新軍佐及秦軍戰于麻隧秦師

敗績四年

成十年

衛定公來公強見孫林父

林父衛臣遂定公後奔晉

定公不可定公既歸公使犇送孫林父而見之定公饗

犇犇傲甯殖曰苦成家其亡乎傲取禍之道也五年

成十年

五年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之賢大

夫也韓厥曰卻氏其不免乎六年

成十年

公使錡將上軍

至佐新軍及欒書士燮荀偃韓厥伐鄭使犇如衛遂如

齊皆乞師鄭告于楚楚子救鄭夏六月晉楚遇于鄆陵

士變不欲戰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
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
事矣今我避楚又益耻也

國語作樂書

樂書曰楚師輕窳固

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至曰楚有六
問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
而不陳陳不違晦

晦月終陰盡
兵家所忌

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

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及戰
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趨疾如風

楚子

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肅于至地
若今植

三肅使者而退會呂錡射楚子中目囚楚公子茂楚師宵遁秋公會諸侯于沙隨擘時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擘取貨于魯叔孫僑如而訴魯成公于公公不見魯成公且執季孫行父于茗邱冬十二月許魯

平犇及行父盟于扈公使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
驟稱其伐單子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
其上亂之本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

夫而立其左右胥童

胥克子

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

宣八年郤

缺廢而嬖于公

史記厲公多外嬖姬欲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
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

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公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

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旣矯亦嬖于公樂書
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
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齊魯衛之

未至也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

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

敵使乎

謂郢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至聘

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公田
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至奉豕寺人孟張

奪之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七年

成十年冬十二年

月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
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錡欲攻公曰雖死
君必危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
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
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
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
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胥童夷羊五帥

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魑助之
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卻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錡及擘
于其位至曰逃威也遂趨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矯及諸其
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左傳

三卻既誅而厲公亦遇弒卒立孫周是為悼公

卻穀卻溱者並卻氏族溱至之兄韋昭注或云溱即至非是為晉大

夫文公四年

倍二十七年

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

曰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
佐之明年卻縠卒使原軫將中軍夏四月與楚師戰于

城濮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

左傳

論曰大公有言曰敬勝怠者吉史佚曰動莫若敬野餉
而敬敬不忘矣敬以立身于治何有然非胥氏之子取
節而進之冀野之農安收白狄之效哉然則鑄趙之間
不缺缺比遇不遇爾缺以胥升而竟廢胥克趙孟所謂

比而不黨者亦由是以覆厥宗直道之難也



尚史卷三十九